



杜壽義演

余叔岩故世後，孟小冬心灰意冷，立雪余門五年師生之情，一旦永訣，深感悲哀。她無心唱戲，當時北平正處敵偽政權時期，孟小冬乃以「為師心喪三年」為由，謝絕歌場，隱居不出。直到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方與程硯秋合作，通過廣播電台向全國播唱《武家坡》以示慶祝。

四大名旦之一程硯秋在北平淪陷時期，一度棄絕舞台，到西郊青龍橋隱居，荷鋤務農，拒絕為日本侵略者唱戲，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而享有梨園冬皇美譽的孟小冬自投拜余門學戲之後，也多年不登台演唱了。所以程、孟合作的消息傳出，人們翹首以待，盼望這兩位藝術家的精彩演唱。

遺憾的是，孟小冬病了，體力不支，臨時不能參加演出。怎奈宣傳廣告早已見報，如何收場呢？她建議請楊寶森代她演唱。為了表示心意，她還是抱病來電台，勉強唱了一句〔導板〕「一馬離了西涼界」，就離開電台回去休息了，由早已準備好的楊寶森接唱〔原板〕，他與程硯秋完美無缺地唱完此劇。事隔十三年後的一九五八年一月，程、楊再度合作，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演唱了這出《武家坡》，並錄製了唱片，廣為流傳。這次楊寶森也是抱病演唱，真是難能可貴，如今此曲已成千古絕響了。僅隔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這兩位藝術大師，就先後離開人世。

一九四六年北平為迎接老蔣組織慶祝演出，孟小冬因體弱欠安，僅演了《四郎探母》中「見娘」一折。這時孟小冬最牽掛的人是她的結拜姐姐姚玉蘭。自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八·一三」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淞滬抗戰正式爆發。蔣介石被迫同意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他為了利用杜月笙在上海的大亨勢力，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委任杜為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中將主任委員要職。杜月笙受寵若驚，也有些迷糊，自己怎麼突然一下子變成了中將了？為



了不辜負委員長的信任與重用，杜月笙向老蔣致謝並表態：「不惜肝腦塗地，誓死報效！」

之後，杜月笙按老蔣的命令，在上海成立了「蘇浙行動委員會浙滬別動隊」和「抗敵後援會」，杜月笙擔任主任委員，親自指揮作戰，倒也威風凜凜。此時的杜月笙，抗日救亡之心油然而起，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決心。從此也有些痛改前非的表現，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並且自然而然地收斂起他為非作歹的行徑，逐步收緊了賭場和煙館攤子。為了表示他的悔過決心，他首先把自己的煙癮戒了，並主動擔任了上海市禁煙委員會主任委員。

由於日軍來勢兇猛，淞滬防線於當年十一月十二日全線崩潰，日軍佔領了上海。半個月後，杜月笙擺脫了日軍的威逼，逃離上海，流亡香港。不久，姚玉蘭和幾個子女亦先後到達香港。這時老蔣的國民政府也「戰略轉移」，撤退至山城重慶。蔣介石得悉杜月笙到了香港，馬上又任命他為「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港澳救濟區特派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佔領。這時杜月笙剛好飛往重慶向老蔣匯報工作。香港淪陷，無法復返，杜月笙從此困居重慶。一個多月後，姚玉蘭及子女等也輾轉千里，由香港安全到達重慶。

在重慶三年多的時間裡，杜月笙與蔣介石的關係時好時壞，老蔣對他的態度也時冷時熱，有用則拉，無用便打。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蘇聯紅軍攻克柏林，歐洲戰場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德國正式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蔣介石在世界大氣候的影響下，也在積極準備反攻。這時，他在重慶召見了杜月笙，要他先去東南一帶做些佈置，協助軍隊主管接收工作，一旦勝利，可搶先進

入上海及江南各大城市。杜月笙喜出望外，他還聽軍統頭子戴笠對別人說，老蔣這次有可能讓老杜回到上海，出任勝利後的第一任上海市長。這一消息，真使杜月笙萬分激動，連白日打瞌睡時也恍惚看到他的弟子們和上海市民紛紛向他熱烈高呼：「歡迎，歡迎！歡迎勞苦功高的新市長！」醒來方知是在做夢。

不過，杜月笙自己也掂量了一下，認為這一傳言並非虛假。想他這幾年為了抗日不辭辛苦，多次奔波於港渝之間，對老蔣可謂忠心耿耿。一次他的座機在飛回香港途中，遭到日軍飛機的追擊，飛機急升八千公尺高空躲避，雖然他保全了性命，但從此便患了嚴重的哮喘毛病。再說上海灘本來就是他的天下，市長一職，也就非他莫屬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杜月笙滿懷高興地帶領他的幾個心腹以及醫生、秘書等一行十餘人，乘汽車離開重慶，一路輾轉多日，到達浙江淳安不久，就從收音機裡聽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淳安街頭，敲鑼打鼓，萬眾歡呼。杜月笙的徒弟興奮地對他說：「大哥！八年抗戰，總算熬出了頭，回到上海，你就是堂堂的市長囉！」杜月笙也一點不客氣，並煞有其事地說：「上海這個爛攤子，也不容易收拾啊！」杜月笙說這話時，儼然已是一副市長的口吻了。

但事實證明，杜月笙又一次被人愚弄了。當他還在向上海進發的路上時，已得到消息，蔣介石奪得上海城，早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先行進入上海，統管上海的接收工作。杜月笙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上海老巢，萬念俱灰。所幸的是，他委託由萬墨林、黃國棟等代為看管的上海家產，完好無缺；他一手創辦的幫會組織「恆社」和他的眾多徒子徒孫，大都安然無恙。市長做不上也好，省得煩心。他還是幹他的老本行，通過整頓恆社，來重振雄風，擴展他的大亨勢力。

這時他的四夫人姚玉蘭和幾個子女還都留在重慶，因交通尚未恢復正常，一時還回不來。他突然想起北平的孟小冬，自打抗戰初

期，她來香港住了幾個月以後，已時隔多年不見，她現在可好？想到這裡，他趕緊讓總賬房黃國棟寫封掛號快信，叫她速來上海。孟小冬從北平乘火車到達上海北站時，黃國棟早已準備好一輛轎車在車站迎接，車子直接把孟小冬送到「十八層樓」公寓七〇六號（今錦江飯店南樓），而杜月笙已等候多時。

如今的孟小冬，年已快四十，由於常年嗜食鴉片，加之經常生病，身體欠安，臉帶煙容，顯得消瘦，但因天生麗質，依然還是那樣年輕，明亮有神的眼睛，烏黑的短髮，像男人一樣的眉毛，透露出女性先天所具有的嫵媚。杜月笙顧不上寒暄，早就一把將孟小冬拉進懷抱。從此，杜月笙和孟小冬半公開地過起了同居生活。孟小冬在上海雖說孤單一人，但也不覺寂寞，琴師王瑞芝就在上海。

原來，上海有一家藝術沙龍，主人吳普心致力於鑒賞和收藏，研究文物、書畫及手工藝雕刻。他的夫人吳彬青是位京劇女票友，愛好余派藝術。吳彬青的父親名叫吳俊升，是舊時一位上將軍，和余叔岩交誼甚厚，早年在北平時還向余叔岩學過戲，和孟小冬也十分要好，在北平時就是老朋友了。余叔岩曾為彬青夫人親書扇面相贈。一九四三年夏，孟小冬又在該扇面反面，親繪蘭花以贈，留下了一幅稀有珍貴的墨跡。一九四四年，吳彬青隨丈夫定居上海，她聽說王瑞芝因余叔岩去世和孟小冬息影，閒在北平，就去信邀請他來上海專為自己吊嗓，並向他學余派唱腔。

孟小冬這次到上海來，除到書場去聽說書和小彩舞的京韻大鼓，吳家沙龍自然就是她最好的去處，經常來此吊嗓相聚。常來吳家沙龍的還有許姬傳、譚敬、張蔥玉、蔣穀蓀等人。許姬傳也是位研究、收藏文物的愛好者，他同時又是位譚迷，曾向陳彥衡學譚派戲，文學功底很深，後為梅蘭芳劇團秘書。譚敬喜歡收藏元明清書畫，也票唱譚派戲，因孟小冬常來吊嗓，相聚甚歡。數年

之後，他們二位在香港也結成了老親家，即姚玉蘭所生長子杜維善，過繼給孟小冬做養子，譚敬的女兒譚端言嫁給維善，成了孟小冬的兒媳。這段姻緣，還要歸結到當初在上海吳家沙龍二位長輩所結成的友誼。

一九四六年春末，姚玉蘭拖著幾個兒女，千山萬水，長途跋涉，走了一個多月，才回到了上海。那時山城重慶還沒有鐵路，更沒有客運航班。交通工具只靠公路、水運。抗戰期間，從敵占區逃往那裡的人數以萬計，現在一個個又擠著要出來，山路崎嶇，汽車一不小心，就跌翻到山溝裡，車毀人亡，是常有的事。姚玉蘭本來心裡就有一肚子氣，回到上海想向杜月笙訴訴苦、撒撒嬌，誰知老杜有了孟小冬，竟和她像陌生人似的，皮笑肉不笑，愛理不理的了，這讓姚玉蘭十分傷心，後悔莫及。孟小冬看在眼裡，心裡也不是滋味，儘管老杜對她十分寵愛，但她不能讓姐姐傷心，便決定向杜月笙告辭，借口老母年邁放心不下，暫時回北平住一段時期。老杜哪裡肯讓孟小冬離開，怎奈孟小冬去心已定，難以挽留。

孟小冬臨行前，杜月笙給了她一萬美元，並說買房子的錢不用她擔心，到時他會派人送錢來。錢帶多了，路上也不放心。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農曆七月十五日）是杜月笙六十歲生日，他在三個多月前就準備像一九三一年杜祠落成典禮時一樣，也舉行全國性的堂會演出慶賀一番，但又顧慮遭人嫉恨，恰巧兩廣、四川、蘇北等地又發生水災，杜月笙就改變主意，決定來個祝壽賑災義演。將演出收入全部用來救災，而義演的一切費用由自己承擔。另外，還把壽禮收入用來辦一個月笙圖書館和編印上海市通志，這樣就比單純的唱祝壽堂會戲有意義多了。

七月初，由杜月笙的得意弟子陸京士、徐采丞、顧嘉棠等人組織

成立「慶祝杜月笙先生六十壽辰委員會籌備處」，發動各方面送賀禮和通知在外地的熟人及門徒前來參加祝賀，同時接洽邀請南京劇名演員前來演出。公推金廷蓀擔任總提調，邀請演員的事，具體落實到孫蘭亭、汪其俊和馬治中身上。汪、孫是戲院前後台經理，馬是常到北方去的邀角大員。杜月笙最為關心和日夜思念的是孟小冬這次能不能來，早在五月初，他就和夫人姚玉蘭商量，請她出面邀請，以消除上次不愉快的分手。姚玉蘭自然無話可說，當即親筆給孟小冬寫了封信，交給金廷蓀赴京邀角時專門帶給孟小冬，邀她即速來滬，商討祝壽演出劇目。孟小冬到滬，為了便於排戲，即寓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杜公館。

這是一幢兩進三間樓房，前一進是中式兩層石庫門樓房，後一進是西式三層樓房。前面中式樓房樓下三間打通，改為大廳，用作會客、排戲。樓上三間，原是杜月笙原配夫人沈月英居住，沈夫人已於十年前故世了。後面西式樓房，底層是辦公、賬房和大菜間，二樓是第二夫人陳幗英居室，三樓原是第三夫人孫佩豪的房間，孫佩豪自從姚夫人進門後，一氣之下，帶著兩個兒子和傭人離開了杜家，前往美國，走了十幾年了，還沒有回來。房間空著，孟小冬來滬，便重新整修裝飾一番，孟就下榻這裡了。

在研究祝壽戲碼時，孟小冬自己提出《失空斬》與《搜孤救孤》各唱一天，琴師王瑞芝仍在上海，並由他介紹魏希雲（人稱魏三）司鼓。魏和白登雲、杭子和，時人稱為鼓界三傑。琴師、鼓師定好，即開始試吊嗓幾天，孟小冬因健康關係，《失空斬》戲碼畢竟太大，唱做均感吃力，最後改為《搜孤》連演兩天。其中公孫杵白一角，由杜月笙推薦票友趙培鑫出演，趙乃恆社弟子，杜的徒弟，金廷蓀的乾兒子，他本來是馬連良的義子，向馬學戲，玩票多年。孟小冬見其全是馬派味道，便替他按鮑吉祥的路子予以改過。此時，麒麟童和在滬的譚富英均毛遂自薦，跑到杜公館向孟小冬熱情遊說，願配演公孫孟小冬均再三謙謝而罷。程妻、屠

岸賈人選，孟小冬提議仍由在北平演時的原班人馬，即梅蘭芳的大弟子魏蓮芳和花臉裘盛戎分別擔任。議定之後，火速發函邀請到滬。孟小冬牢記余師教導「戲久不動就生」，每天在杜公館吊嗓子、排身段，將趙培鑫唱念教會後，再與魏、裘合排對口，前後共費時三月餘，始告就緒。

按總提調金廷蓀的預定計劃，祝壽賑災的京劇義演從九月三日到七日，為期五天。但因南北名伶薈萃，特別是梅蘭芳抗戰期間蓄鬚明志，已快十年未登台了；孟小冬更是觀眾渴望已久的余派嫡傳，有不少外地戲迷遠至平、津、川、湘，甚至香港、台灣的觀眾，聞訊乘坐飛機趕來觀賞，戲票不夠分配，黑市票翻了幾倍，還是一票難求。為滿足觀眾要求，這樣才決定大部分戲碼連演兩天，一共演了十天。票價分七等，最高的特廳五十萬元，其餘依次為四十萬、二十五萬、二十萬、十五萬、十萬，最低的三樓五萬元。黑市票則高達一百萬元以上。當時米價是三十多萬一石。十天義演得到二十多億元，另外壽禮也收到了三十多億元。

梅蘭芳在十天中演了八場大軸，孟小冬演了二場大軸。具體劇目和演出日期詳列如下：

九月三日

《拾玉鐲連演法門寺》小翠花（孫玉姣）、姜妙香（傅朋）、馬富祿（前媒婆後賈桂）、裘盛戎（劉瑾）、馬崇仁（宋國士）、張君秋（宋巧姣）、楊寶森（趙廉）、芙蓉草（後媒婆）、劉斌昆（劉公道）。

《龍鳳呈祥》李少春（趙雲）、譚富英（劉備）、馬連良（喬玄）、韓金奎（喬福）、李多奎（吳國太）、袁世海（前孫權後張飛）、梅蘭芳（孫尚香）、葉盛蘭（周瑜）、麒麟童（魯肅）。

九月四日

《搖錢樹》閻世善（張四姐）。

《大翠屏山連演時遷偷雞》小翠花（潘巧雲）、葉盛長（楊雄）、葉盛蘭（前石秀）、馬富祿（潘老丈）、劉斌昆（裴如海）、李少春（後石秀）、葉盛章（時遷）。

《武家坡》譚富英（薛平貴）、張君秋（王寶釧）。

《打漁殺家》梅蘭芳（桂英）、馬連良（蕭恩）、馬富祿（教師）、袁世海（倪榮）、馬盛龍（李俊）、馬四立（丁郎）。

九月五日（同三日）

九月六日（同四日）

九月七日

《打瓜園》閻世善（陶三春）、葉盛章（陶洪）、高盛虹（鄭子明）。

《得意緣》邵章遏雲（狄鸞英）、葉盛蘭（盧昆傑）、芙蓉草（郎霞玉）、馬富祿（太夫人）、汪志奎（狄龍康）、蓋三省（丫頭）。

《搜孤救孤》孟小冬（程嬰）、趙培鑫（公孫杵臼）、裘盛戎（屠岸賈）、魏蓮芳（程妻）。

九月八日（同七日）

九月九日

《盜仙草》閻世善（白娘娘）。

《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裘盛戎（黃蓋）、葉盛蘭（周瑜）、麒麟童（魯肅）、馬連良（孔明）、馬富祿（蔣干）、袁世海（曹操）、李少春（趙雲）、林樹森（關羽）。

《樊江關》梅蘭芳（薛金蓮）、小翠花（樊梨花）。

九月十日

《金山寺》閻世善（白娘娘）。

《祥梅寺》葉盛章（了空）、錢寶森（黃巢）。

《能仁寺》小翠花（何玉鳳）、張君秋（張金鳳）、姜妙香（安驥）。

《甘露寺》（即《龍鳳呈祥》，演員同3日，唯吳國太換劉斌昆）。

九月十一日

《連環套·盜雙鉤》高盛麟（黃天霸）、裘盛戎（寶爾墩）、葉盛章（朱光祖）、袁世海（寶爾墩）。

《二本虹霓關》小翠花（東方氏）、張君秋（丫頭）、葉盛蘭（王伯黨）。

《全本四郎探母》（坐宮盜令、出關見娘、哭堂別家、回令求情）李少春（楊四郎）、劉斌昆、韓金奎（二國舅）、姜妙香（楊宗保）、葉盛長（楊六郎）、譚富英（楊四郎）、馬富祿（佘太君）、高玉倩（四夫人）、馬連良（楊四郎）。

九月十二日（同十一日，楊六郎換馬盛龍）

從十天演出劇目來看，並不是以往人們常說的，後五天是前五天的繼續或者重複，也不是所有戲碼都連演兩天，比如《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和《樊江關》就只演了一場，而《龍鳳呈祥》（即《甘露寺》）卻演出了三天。個別演員也有更換。楊寶森演了兩場，不等義演結束就「早退」去青島演出了。他這次被安排的戲碼不多，屬於最不得意的角了。他的鼓師杭子和也一肚子牢騷，杭原是余叔岩的鼓師，孟小冬的戲，居然不請他打，而另請了旁人。所以，他和楊寶森正好同病相憐，一起早早離開了大上海。

九月七日晚，與上海觀眾闊別十年之久的孟小冬即將登台了，大家都知道她在余門深造五年，名師究竟能否出高徒？天尚未黑，

中國大戲院門口已是萬頭攢動，各色小汽車如流水般向牛莊路駛來，馬路擁塞，許多警探出動維持秩序。各界人士贈送給孟小冬的花籃排在戲院門前的牛莊路上，足有一華里長。牛莊路本身不長，不得不向兩旁的小馬路上延伸。花籃上的紅綢（紙）條寫著「孟令輝（或孟小冬）小姐登台誌喜」。杜月笙事前曾經關照過，這次為救災義演，不得向演員個人贈送錢物。若有捐贈，一律以花籃折價，凡送花籃者，每隻以五十萬元計。贈給孟小冬的花籃，不少人一送就是十隻、二十隻，最多的達二百隻，即一億元，全部花籃折款竟高達十二點五億元之多。錢款直接匯入或送交中匯銀行統一辦理。

當天的戲票早已搶購一空，黃牛手上的票五倍、十倍地向上翻。買不到票的人便通路子，想辦法走「後門」。當時有位某雜誌的編輯，即後來一直擔任香港《大成》雜誌社社長兼主編的沈葦窗先生，找到了馬連良，想請他幫忙弄張票子，馬說我也想看，哪裡有票？當晚馬連良無戲，也真想看，臨時他請前台經理和茶房設法在二樓過道加了張凳子，便和這位編輯朋友兩個人擠坐在一張凳子上，也心滿意足了。難怪當時有戲迷說：「這種盛況，恐怕就連她（指孟小冬）的老師余叔岩、太老師譚鑫培到上海來，也是望塵莫及的。」

《搜孤救孤》故事出自《史記·趙世家》和《列國演義》第五十七回。元代紀君祥將這一故事編成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情節很完整，是我國古代十大悲劇之一。一七三五年首先流傳到法國，劇名譯為《中國孤兒》，後又傳到英、奧等國，它是最早被介紹到國外去的中國古典戲劇。

京劇《搜孤救孤》又名《八義圖》，只演定計、捨子、公堂、法場幾個片斷，與雜劇的情節不盡相同。劇中著重反映戰國時程嬰及公孫杵臼，為了反抗殘暴，一個捨子，一個捨命，終於救下了趙氏孤兒，免除了晉國中所有與孤兒同庚的嬰孩慘遭殺害的故事。

這是一齣正義戰勝邪惡的優秀傳統劇目，千百年來深受廣大人民的喜愛。

一九六〇年，由王雁以《搜孤救孤》為基礎，並參考元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等重新改編，由北京京劇團首演。馬連良以花甲之年，在劇中成功地塑造了草澤醫人程嬰見義勇為的藝術形象。

這齣戲最早盧勝奎演唱時是以公孫杵臼為主角，譚鑫培作了增補刪改，以程嬰為主。後經余叔岩精心加工，反覆錘煉，遂成為余氏的代表作。余叔岩一九二四年在高亭公司錄了劇中的兩個主要唱段，給後人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摹本。余叔岩一九四三年逝世後，這個戲成為絕響。

孟小冬挑選這齣戲參加賑災義演，又經過三個月「戰前」準備，能否符合上海廣大觀眾的欣賞口味？一切就看臨場發揮得怎麼樣了。

好戲正式開演，樓上樓下早已客滿，幾無插足餘地，前面幾齣戲完後，大軸戲《搜孤救孤》登場，全場觀眾情緒頓時高漲。待趙培鑫的公孫杵臼唱畢坐定，孟小冬扮演的程嬰一出場，就獲得滿頭彩，掌聲雷動。也許是多年不登台，抑或體弱腿軟的原因，她出場時，在觀眾的歡呼聲中，顯得略微有些緊張，高底靴竟然側了一下，不少人都代她擔心，坐在特廳包廂聽戲的杜月笙，更是嚇了一大跳。但在她開唱〔二黃散板〕「屠賊做事心太狠，三百餘口赴幽冥」時，滿場寂靜無聲，兩句唱完，彩聲又轟然齊發。孟小冬扮相台風，瀟灑飄逸，嗓音甜潤嘹亮，滿宮滿調，韻味雋永，觀眾目光全被她吸住，而孟小冬的情緒也完全穩定了下來。

程嬰與公孫定計對話時，程嬰表示要傾聽公孫的意見，將座椅向前一拉，同時念白，動作自然，神情如畫。孟小冬完全進入了角色的境地，連擅長做工的馬連良在座中也頻頻連聲叫好。

「勸妻」一場，說白吐字，全用湖廣音，語氣溫和而又懇切。唱原板第一句「娘子」的「子」字，孟小冬用穿齒勁輕噴而出，表達了程嬰真誠相勸、急切不安的情緒。「後代根」一句，唱得緊湊峻峭，一氣呵成。「雙膝跪」的「跪」字，唱來似蜻蜓點水，一掠而過，絲毫沒有拖沓之感。接著夫妻意見不和，唱「狠毒毒不過你婦人的心」，活脫就像湖北人鬥嘴。

「公堂」一場，為全劇高潮，最富有戲劇性。程嬰奉命鞭打公孫，唱〔導板〕「白虎大堂……」孟小冬一開口，將「虎」字用強烈的腦後音噴出，顯得高亢飽滿，聲情並茂。場上氣氛緊迫肅穆。屠岸賈在〔四擊頭絲鞭〕聲中又怒不可遏地高聲呼叫，命程嬰重重地打時，顯然是有心要考驗程嬰的真假，企圖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程嬰此時心情緊張矛盾，不覺衝口唱出「都只為救孤兒，捨親生……」特別是「年邁蒼蒼」的「蒼蒼」和「兩離分」的「分」字，更是唱得鏗鏘有力，錚錚如金石之聲。這裡在〔搓錘〕鑼鼓中有左右甩髯口的動作，孟小冬的身段和卯上的裘盛戎扮的屠岸賈的表演，均處理得合情合理，而又顯得如火如荼，波瀾跌宕。

「法場」的大段唱，可謂句句珠玉，扣人心弦。當唱到「我那親……」急忙煞住，四下張望，再低聲唱出「我……我的兒啊」，腔調迴旋低沉，悲泣不能成聲。緊接著琴師王瑞芝拉〔哭皇天〕曲牌，全場又彩聲四起，戲已接近尾聲，觀眾歎為觀止。

戲畢，台下掌聲如雷，要求謝幕。孟小冬遲遲不肯出場，而觀眾也不願退場，堅欲一見廬山真面目，形成僵局，相持竟達三十分鐘之久。最後由壽星杜月笙親自從前台到後台去商請，才由趙培鑫陪同孟小冬便裝出來，含笑點首作謝。觀眾方如飲瓊漿，滿意離去。演出結束後孟小冬為何遲遲不肯出場呢？原來那時京劇演出謝幕，還是很新鮮的事，孟小冬在此之前，演出從未謝過幕，所以一時還不能適應。

謝幕是從國外流傳過來的，上世紀三〇年代後期才偶見於話劇和歌唱會上。京劇謝幕據說就始於這個時期的梅蘭芳。抗戰勝利之後，他剃掉鬍子重新粉墨登台，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散場後觀眾仍依依不肯離去，梅便啟幕答謝。但就在那個時期，有很多知名演員仍不願謝幕，一位是蓋叫天，他的個性古板，開頭不習慣於來這一套，所以戲畢落幕就推出一塊「敬辭謝幕」的牌子，表示婉謝；另一位是程硯秋，他做事向來認真，考慮謝幕時自己應是以演員本人的身分還是以劇中人的身分來出現呢，一時拿不準主意，在尚未想通之前不願輕舉妄動，所以他的謝幕要比別人晚一些時候。

孟小冬兩場《搜孤救孤》的演出，獲得圓滿成功，終於向上海廣大觀眾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一齣余派名劇，被孟小冬演唱得近乎完美無瑕，無疵可剔，獲得內外行的一致好評。滬上一位余派名家劉叔詒（藝名劉天紅），看了演出之後說：「這戲真給冬皇唱絕了，不但唱腔白口，身段眼神，活脫賽如余老闆，尤妙者連扮相都酷肖余老闆，咱們的祖師爺賜福給孟爺的，真是太厚了。」余叔岩摯友孫養農是在台灣得到孟小冬登台消息的，倍覺興奮，連夜搭機飛回上海，親聆妙音，聽後認為真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孟小冬演出那兩天，很多參加祝壽演出的名演員都站在後台，屏息靜聽。不過人們沒有見到梅蘭芳在現場看戲，事後他的管事姚玉芙透露說，梅先生在家聽了兩天電台的轉播。演出期間，廣播電台每天現場轉播杜壽義演實況，買不到票的即在家收聽廣播，過過戲癮。

現今廣為流傳的孟小冬這齣戲的錄音，就是那時用鋼絲錄下的。後來有一位資深新聞編輯老戲迷先生，回憶當年從無線電裡收聽到孟小冬的演唱後，覺得自己的靈魂兒也隨著孟小冬的聲腔而去了。此後，上海灘上各票房聚會，到處傳出一片「娘子不必」聲。孟小冬真可謂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了。也正因如此，才最終奠定了其不可動搖的冬皇地位。

杜月笙和他的謀士們精心策劃的祝壽賑災義演，經過前後整整十天時間，就此落下了帷幕。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唱堂會戲天數最多的一次，也是杜月笙舉辦的最後一次堂會戲。他一生中大小堂會辦過無數次，娶兒媳、嫁閨女、過生日，甚至連女兒滿月都要唱堂會。逢到別人家的堂會或慈善義演，有人請他登台，他高興時也不推卻，便會粉墨登場。若遇到慈善救濟或哪裡發生災害，勸募捐款，他更義不容辭，以「大亨」的身分出面主持義演活動，親自擔任主任委員。他如此熱衷舉辦各種演出，究其原因，除了出風頭、顯文雅之外，恐怕就是他對京劇太迷戀了。曾有人說他是「天字第一號的大戲迷」，把他和歷史上的唐明皇、西太后一起，比做是中國的三大戲迷，對梨園界均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單說一九三一年六月杜祠典禮那次堂會，杜以個人的名義，能將當時全國南北所有著名演員（除余叔岩患病、孟小冬深藏金屋、楊寶森嗓音尚未完全恢復以外）全部請到新落成的家裡分搭兩個臨時大戲台，足足唱了三天三夜的大戲，真可說是大手筆了，這在今天恐怕也是很難辦得到的。何況那時的浦東高橋，交通極為不便，杜祠離高橋鎮還有十華里新趕建的鄉間土路，儘管當時已調動了各種交通工具，如汽艇兩艘、輪渡船一百多艘、奧斯汀小汽車三十輛、黃包（人力）車二百輛、獨輪車更難計其數，由顧竹軒統一調度，往返來回，接送賓客，但由於參加的人流像潮水般一齊往那裡湧去，還是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弄得好些賓客狼狽不堪。

據武漢蔣錫武先生主編的《藝壇》（第二卷，二〇〇二年四月版）所載荀慧生的日記中，我們才知道那天荀慧生等候在外灘太古碼頭，竟一時擠不上小拖輪。後在浦東路中，遇到程硯秋、姜妙香乘人力車。武生泰斗楊小樓和譚派鬚生王又宸都是步行到杜祠的。最有意思的是梅蘭芳大師了，他找不到小汽車，竟坐上老漢所推的獨輪小車……這些雖然顯出當時接待和交通上的美中不足，但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這次堂會演出「群星畢集、前無古人」的壯觀場面。

杜月笙對京劇的愛好、扶植，雖出自他娛悅享樂的目的，但客觀上對當時京劇的發展還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他到中年以後，在家的生活三部曲，就是抽煙、會客、唱戲。要說他唱戲的先天條件並不優越，他是浦東高橋人，張口全是浦東鄉音，但他卻非常認真，把唱戲作為一門功課，還專門請了一位博學多才、有「戲篋子」之稱的演員苗二爺苗勝春做他的家庭教師，既學唱，又學表演，生旦淨丑、文的武的，沒有不喜歡的。在苗教師的指導下，他主攻老生、武生，最喜歡唱的是《打嚴嵩》的鄒應龍、《坐宮》的楊延輝、《落馬湖》的黃天霸和《黃鶴樓》的趙雲，台上都彩唱過，鬧的笑話也很多。比如他演趙子龍，身穿鎧甲，腰佩寶劍，保護劉備，在台上顯得八面威風，但同時卻有四個大漢保鏢在後台暗中保護著他，怕他在台上有所閃失。此事曾一時傳為趣談。

一九三六年春末，另一個上海大亨張嘯林過六十歲生日，唱三天堂會，其中一天的《四郎探母》，由杜月笙和四大坤旦章遏雲合演《坐宮》一折，杜月笙開口第一句就把「楊延輝」唱成浦東話的「洋煙飛……」引得台下哄堂大笑，但他很沉得住氣，照樣往下唱。等到最後一句「叫小番」應翻高唱嘎調，這就難為他了，他曾私下練過幾十次，一次也沒有叫上去。不過不要緊，好在他的徒子徒孫很多，事先徒弟們請他放心大膽上去唱就是了，到時他們自有辦法。當杜月笙唱到「站立宮門」的時候，水袖往上一翻，「叫小」兩個字剛出口，台下各個角落預先埋伏好的大批人馬，齊聲叫「好！」聲震屋宇，那個「番」字就被湮沒在叫好聲中，杜月笙即便張張口不出聲也沒問題了。

《打嚴嵩》是杜月笙百唱不厭的一齣拿手戲，曾得到林樹森、麒麟童（周信芳）的指點，當然到他嘴上還是滿口的浦東鄉音。有一次，他在朋友的酒宴上乘興清唱了一段《打嚴嵩》「忽聽萬歲宣應龍……」倒是有板有眼，如流水行雲一般，可就是濃重的浦東腔調令人捧腹不止。

當時上海有位以唱寧波《空城計》聞名的老牌滑稽演員王無能，又推出新劇目浦東《打嚴嵩》，模仿杜月笙腔調惟妙惟肖，觀眾為之喝彩。消息傳到杜月笙耳裡，他特地派人把王無能召到家裡，指定要聽這齣戲，王急得連連擺手求饒，但杜堅持要聽，王只好唱。但他很機靈，唱完之後向大家說：「我唱的是杜派，杜先生的戲已自成一派了。」杜聽後不但沒有生氣，反而表示高興，連聲說：「蠻開心！蠻開心！」命人取來二百大洋酬謝。

杜月笙出手大方，倒也是常有的事。比如他一進後台，不管龍套還是什麼人，只要向他道一聲「杜先生辛苦了！」便叫跟在身旁的門生發個二十元的紅包，也有五十、一百元的不等，那些敲鑼打鼓，為他服務的，更不用說。所以他唱一場戲的開銷花費就很龐大，光是紅包就要發掉上千元。六十壽辰義演結束，他向參加的演員每人贈送金錶一塊。老旦名宿李多奎後來曾對他的弟子談起這件事，說杜月笙為人不吝嗇，出手比慈禧太后還大方。曾經參加杜祠堂落成典禮的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也曾談起過類似軼聞。如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津商報畫刊》第四版上發表一篇署名「津津」的文章，其中說道：

小雲謂杜宅祠堂落成之日，曾邀平津名伶赴滬演劇，小雲亦應召而往，隨杜君自滬同赴浦東高橋。既抵祠堂，忽見兩乞丐，各持一雞毛帚，獻於杜君，曰：「今日尊府祠堂落成，吾儕無以為贈，竟日行乞，各得小洋三角，只得購此微物，聊以將意。」杜笑受之，延入廳堂，溫語致謝，並將雞毛帚二柄，高插於佛堂花瓶之中，蓋認為最名貴之禮物，並對此二丐，各送洋四百元，二丐欣然謝去。此事小雲曾經目睹，自屬確實，杜君之深得人心，於此亦可窺見一斑矣。小雲日前來津，出演春和，寓惠中旅館，一夕與朋輩談及此事，皆歎杜君豪俠之風，為不可及也……

別看杜月笙平時在生意場合或對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說話處世，有時倒狠三狼四，毫不客氣，甚至心狠手辣，但他對一些下層平



民，卻並不居強自傲，尚能友善相處。特別對待京劇演員，不管大角小角，莫不以禮相待。如有資料說，梅蘭芳每次上杜家門，杜都謙恭以待。有一次，他指著梅蘭芳，告誡站在一旁的孩子，要他們學習梅的謙虛誠懇、待人有禮的氣度。

杜月笙的老生戲唱得不算太好，或者說還很蹩腳，但馬連良、楊寶森、趙培鑫等這些頂尖的老生，卻都是他的乾兒子；他的四夫人姚玉蘭亦是享有盛譽的汪派老生，如今老生皇帝孟小冬又投奔他的帳下，大有「天下老生，俱來歸我」之勢了。

